

德字一平英敏好學年三十一先死

田大圓堂嘗謂曰方技之士與儒者異矣身不顯者以其術拙也而以遇不遇自諉可笑之甚人之為疾豈有時乎哉

千田大圓堂名玄智字子翰出羽最上郡人生聰慧年十三以講論語聲動其邑居恒懷大志深耻為鄉人也年十六出奔江都從井玄徹而學其也遺書一通曰兒去無成名則有死耳父母因不敢追大圓堂既治鑿業其不為挫作字猶拙誤憤學東坡帖炎夏不卧者九旬遂工書年二十四仕岡寄侯常憲大君聞其名擢用為侍鑿俸二百石文昭大君加賜百石授其法眼位大圓堂夙好學旁參禪千歐鐵牛諸師相推其教晚家頗富而聲色榮利之不營然猶僧也居常誨督子弟甚整嘗睹其讀雜書大叱奪之毀裂燒去又見其圍棋徑引局推碎之以故子弟皆奉教篤學平金華亦出于其門云享保二年卒

六十七而歿

某侯新作鐵甲欲試之函人曰君必試之臣以身當之乃擐甲向射者立侯命善射者強弓利鏃射之中胸鏗然矢躍侯撫手稱善曰但未知其背試之而可函人釋甲跪曰臣未慣作怯者甲

韓使見新井白石推前所出煙盆謂曰那用此煙管薰我錦繡腸白石應聲答曰試用此煙管融我銅鐵腸乃引煙盆吹烟一二管

新井白石名君美本名璵字在中一號錦屏山人江都人其先為清和天皇孫源經基經基之裔別有居上毛新田郡新井村者遂因地命族祖稱勳解由上毛人天正中喪采邑奔常陸事修理大夫平宣家

居下妻地慶長之初東西兵起西兵既敗宣家坐黨  
 郡除於是勘解由乃聚其眾頌與家資慰勉行之身  
 與私屬遜于荒僻不與世相聞居十年以病而死父  
 正濟早孤諸兄愍之以為邑人之子及年十三始知  
 義父本是先世部下士深自愧恨乃奔江都嶮岨若  
 辛備嘗焉年三十一筮仕土屋民部少輔利直利直  
 素好士待以國士正濟為人豁達有器度參西郡事  
 獻可替否四十餘年補益居多延寶三年民部少輔  
 於江都卒子賴直嗣正濟以病家居踰年遂辭仕去隱  
 二年年八十二發白石生而岐嶷聰慧三歲寫字六  
 歲誦書父母拉觀戲劇一一記認置諸胸臆歸語之  
 其次序一無所遺父異之曰是兒非常他日才當於  
 文事業新井氏其興乎既長器資宏偉年廿一與父  
 共辭仕於是貪甚落魄獨與父居是時有河村瑞軒  
 者豪商也多藏書籍白石乃就而借覽瑞軒心知白  
 石神姿他日當貴顯因欲配其女納以為壻使人諷  
 之白石不肯雖宦途梗澁其節益堅天和二年韓使  
 來聘白石年二十六乃輯錄舊所作詩因對馬文學  
 西山健甫乞韓人改竄韓使嗟賞焉為作序復之後

游木下順菴之門順菴大奇之遂為高足白石辭久  
 留利後又遊事堀田家居十年不得志而去時窶甚  
 篋中止青錢三百米三斗而已曰此未端凍餓意氣  
 不少撓順菴欲以薦諸加賀岡島達字仲通加賀產  
 亦順菴門人也聞之戚然語白石曰予負笈遠遊若  
 干年于茲比得家書老母日逼衰頹倚閭待予歸每  
 一念至百感攢心如幸賴吾先生先容得釋褐于本  
 藩則願足矣白石即告順菴以此言曰予求仕何國  
 之擇請舍予薦彼順菴嘆曰世衰道微日入偷薄如  
 字絕無而僅有者乃推岡島于加賀後二年元祿癸  
 酉舉白石于甲斐府時年三十七甲斐侯雅好儒術  
 大重白石每進講畢必賜坐使說國家遺事白石於  
 是博考諸家譜牒新撰列侯譜十餘卷始於慶長五  
 年終於延寶八年十年間封襲賞罰詳焉書成進  
 呈侯命之曰藩翰譜恒置之坐右其他應教所作甚  
 多矣侯入承大統是為文昭大君白石以文學給  
 利中甚被眷注事無鉅細莫不參預白石亦公家之  
 禮事變於前朝者則皆其所贊成也於是以前叙從  
 五位下任筑後守益祿五百石并前千石白石風貌

魁梧騰畧過人博覽強記無不窮究尤通曉和漢古今典故以經世自任所述作之書世稱其有用若詩章則其餘事也而天縱精工當世無敵及有德大君即位老於私邸享保十年年六十九而卒著有經邦禮典藩翰譜東雅五事畧南島志蝦夷志采覽遺言孫子兵法擇本朝軍器考方策合論同文通考古史通讀史餘論行賞錄白石詩草等二十餘種其未脫稿者尚有百餘種云子明卿字大亮

大府饗韓使萬焉享罷客謂新井白石曰日本人好色矣白石問其故曰鄉者觀右部舞者傳粉夫樂象德者也使舞者傳粉以媚觀者非悅色而何白石笑曰意者舞者面白耳抑右部高麗樂也高麗人知之客語塞而退

有一禪僧見龜田甲說以佛理龜田曰師有妻乎曰無

有有子乎曰既無妻烏得有子曰然則師所說虛語耳吾嘗聞釋迦在家時有妻孥及為僧棄之是釋迦者知室家父子之情而厭棄之者也故其說心法得其實而人信之今者師未知之而自言無情且勸人割愛此非虛語而何僧默然

龜田甲紀  
伊侯臣

山僧嗜茶有樵夫日過焉僧輒茶之樵夫曰茶有何德而師嗜之甚也僧曰飲茶有三益焉消食一也除睡二也寡慾三也樵夫曰師所謂三益者皆非小人之利也夫小人推蘇以給食豆粥藜羹僅以充腹若嗜消食之

物是未免飢也。明而動晦而休。晏眠熟寐。徹明不覺。雖尚印王之樂。莫尚之也。若嗜除睡之物。是未免勞苦也。小人有妻。能與小人共貧。寔者。以有同寢之樂也。若嗜寡慾之物。是令妻不能安貧也。夫如此。則三者皆非小人之利也。敢辭。

某侯謂侍醫曰。治民何如。侍醫對曰。臣賤技也。何以知經世之術乎。然嘗聞古人曰。頭寒足熱。意者於治邦亦猶此乎。

關仲機曰。今之諸侯。於儒臣。尊位重祿。以敬待之。於吏事。不令得預也。則儒臣所事。不過徒譚經史。弄文墨耳。

豈非所謂素餐者乎。太宰春臺聞之。言曰。子嘗殺人乎。仲機瞿然曰。未也。曰。乃祖父有殺人乎。曰。否。我家世世不嗜殺人。且自曾祖而下。生于清時。不預干戈之事。以故未嘗血刃也。然則子何好藏寶刀。曰。為自衛也。曰。為自衛也。則必取其利能斷。故獲利刀者。靡不飾以金銀。盛以錦囊。韞匱而藏之。若以寶刀為無用。而代菜刀。則人皆以為至愚也。若子之言。則藏寶刀。豈非無用之至歟。

春臺。名純。字德夫。信濃人。父言辰。世事。飯田侯。食祿二百石。督火器隊。元祿戊辰。有故辭。仕而行。居於江都。遂不復仕。少壯。銳志。武藝。豁畧。而下。射騎。劍槍。莫不兼綜。而槍最名。從學者甚眾。晚。逃禪。自號。栢。

樹齋然性樂聞聖人之道手不釋卷享保癸卯年八  
 十歲春臺幼隨父東稍長仕出石侯數年疾乞骸  
 骨三不許乃自去藩藩乃錮之於是春臺乃西游京  
 野山縣周南相助修業從游日衆而俊英可與適道  
 者未至也既而周南西歸東野皇皇如喪一臂東野  
 少年同春臺受業中野撫謙服其敏學因數書招春  
 臺會錮亦解春臺遂東至則見徂徠大悅其學以為  
 得所歸與東野等講習古學徂徠亦大賞其篤志春  
 臺平居以子路自許曰寧獲罪於其黨不忍忘言入  
 於耳乃敢直言無避徂徠意遂不能平春臺亦稍多  
 不滿乎徂徠嘗謂曰徂徠之志在進取故其取入也  
 以才不以德二三門生亦習聞其說不屑德行唯文  
 學是講是以徂徠之門多踟躕之士及其成才也不  
 過為文人而已及徂徠歿其門分而為三詩文推服  
 部南郭經術推春臺春臺亦以斯文為己任繼徂  
 徠學而晚年稍有從違至於詩文則痛斥李王諸侯  
 大夫至草野士日月益進春臺既屬己行以直方自  
 居從游之徒莫不奉名教唯謹畏如大府然前後所  
 見諸侯甚多未嘗枉己而求進焉進退必以禮巖村

侯世子延為師其始至世子不送迎春臺輒然曰至  
 賤處士何敢傲於貴人雖然余所說則聖人之道也  
 苟奉道者雖王侯不得不禮焉而其所待薄甚是非  
 不禮余即不奉道也不奉道者余不欲復見當是時  
 侯為老中用捨窮達皆出于其手而其言一無所忌  
 憚於是其臣相議曰無禮渠自道也世固多師儒更  
 招他人世子聞之曰寡人過矣受教于師何挾之有  
 乃厚禮事之春臺後著六經畧說進諸世子何挾之有  
 河侯亦學于春臺嘗餽乾海參調烹之則肉破味變  
 春臺怒甚乃為書與其臣曰閣下慕道之切雖純也  
 不佞每垂下問極荷寵借然而今賚此敗物無乃致  
 蔑聖道與謹以奉還其臣以聞侯曰是予率尔所致  
 即自裁書更饒一篋海參謝之春臺雖不復仕而雅  
 有幹局慨然志於經世居恒稱漢世急取士布衣得  
 神其志賢良方正則吾豈敢直言極諫則多不讓古  
 人憾不生于其世一救蒼生之患是時沼田侯在政  
 府好學下士春臺相得驩甚從容詰侯曰方今遭不  
 諱之朝然時制所關臣欲陳之而未肯有路苟得因臺  
 補下而言一得失縱觸忌諱被嚴刑九牛之一毛有  
 補於濟眾則臣死且不朽不識可否侯曰試可也春

臺因遂上封事世皆異其特立延享四年年六十八  
 歿夫臺性剛毅狷介自信甚確為文議論透徹儘有  
 可嘉者但其心褊窄間傷於痛快害名教者亦有之  
 往往為人所訶斥焉著論語古訓孔子家語增注論語  
 古訓外傳詩書古傳朱氏詩傳膏肓易道撥亂周易  
 反正產語經濟錄古文孝經音法易占要畧獨語紫  
 芝園謾筆春臺文集等二十餘種

淳屠涌蓮好和歌學乎冷泉公伴蒿蹊謂曰尊初急遽  
 遁世而今又遊於朱門何也涌蓮笑曰鼻也少年躁心  
 即野狐精靈也今亦狐也

淳屠涌蓮伊勢人嘗住持江都某寺讀高僧傳有感  
 發激昂乃出奔京師隱居差我生涯不蓄一物誦經  
 之暇製和歌自樂安永三年死  
 伴蒿蹊京師人治國學善和歌平居優游事著作其  
 所居號閑田廬故自稱閑田子與林泉院六如尊者  
 為方外交尊者嘗作詩贈之曰老來幾部著書成祇

道屏居遂懶情最是紙田閑不得長遭筆耒四時耕  
 蒿蹊乃悅曰此詩予之實錄也著有閑田耕筆近世  
 畸人傳等書

長門板時明曰學聖人之道譬如使數百斤鐵棒膂力  
 不過入則為棒所厭醫業亦如斯

僧義寬住山六十餘年出門唯數次有僧問曰老師何  
 以消閒曰蝸牛角上石火光中唯覺迅速未知有閒  
 僧馬周行乞保殘喘永富獨嘯菴詣其居問數乘馬周  
 笑曰是淳屠之事爾士人何預焉

永富獨嘯菴名鳳字朝陽長門豐浦人原姓藤原出  
 養赤馬關永富氏因冒其姓義父業鑿學于香月  
 牛山主東垣氏之說獨嘯菴生有逸才年十三遊於  
 菴從井上氏學鑿又受經術於山縣周南其明年去

如江都遍參攻時師而見時鑿一顛冥利欲傳給取  
容悅無益於人悶然有厭棄鑿方之心年十七西反  
赤馬關復遊周南之門益有厭鑿之心常講儒業既  
而聞京師有香川秀菴山脚東洋者倡古鑿方乃復  
東入於京師一見東洋甚悅以為得所歸因留學一  
年受汗下之方大治張仲景之學年廿一與山脚仲  
陶同如越前就與村良竹受吐方而反京授諸東洋  
而反赤馬關於是獨嘯菴始全備汗吐下三方其術  
大進而心不屑之也甚喜經世術凡事之濟時務則  
莫不替意盡心以為凡所藏於身苟可以濟時務則  
足矣若夫以一道一藝名我而不屑為也而家無恒產  
貧窶不給故以鑿為業其言曰學道志也行鑿業也  
不以志廢業不為業棄志志不可不勉焉業不可不  
精焉古之人有抱道而隱於耕漁之間者乃以其憂  
天下之心為憂未耜不利之心以其思人民之情為  
思網罟不密之情居居然而耕得得然而漁然豈曾  
一日忘天下乎故與夫乘風雲之會而顯其績得水  
魚之遇而成其功者其蹟雖異而其志則同矣夫子  
不言乎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夫事迂於所不歷  
昧於所不知非徵之於己以自信者惡得施之於人

而能成采獨曠菴為入英特沈毅沉接人物務察事  
情其所行倘儻奇偉每出於人意表而平素多病形  
庭弱如婦女子年二十九因病離家漫游將養西經  
肥筑東過藝備來客于大坂其間診沈痼廢滯之病  
不可勝計諸所之邦人人爭延之而不欲久居一  
邦蓋以其志在彼而不在此也諸侯數辟不應嘗撰  
囊語五篇專論經世之事以見鑿非其本色也自言  
平生所見要不過斯五篇漫游四方微諸事實十有  
餘年然後載諸筆札以藏囊底即吾精神之所寓不  
欺已者也又著漫游雜記吐方考葆光秘錄微瘡口  
訣等書年三十五客死於大坂有子名友時生九年  
矣遺命託筑前龜井道載及長以儒仕五島侯云  
五十嵐穆翁平生不喜飲人或勸之言酒掃愁帚也翁  
曰予幸生太平薰沐六經之訓而優游於詩書畫其樂  
有餘未嘗知愁無所用帚

五十嵐穆翁名浚明字方德一號孤峯越後新瀨人  
本氏佐野世服賈業其祖時嘗以如狐始絕有五十

嵐其者奔己家就而鞠之以成佐野氏穆翁德之身  
 冒五十嵐以報之穆翁敏達好學壯年入京問道山  
 寄以徒又與字士新等遊以善詩稱又嗜畫來江都  
 學狩野氏不甚當意因出入諸家平日崇奉管公神  
 靠夢一衣冠人賜金泥書十字覺自占曰天生地成  
 十地成數也吾業其成矣終非狩野非土佐南北二  
 宗外別成門戶名振一時其子皆學畫嘗戒曰畫  
 雖小道可因以輔世教也爾輩執筆必於賢哲偉迹  
 謹勿作誕謾嬉戲事以敗人也穆翁事親能盡其歡  
 父母既沒日必拜其在日坐處未嘗惜容其傍雖極  
 忙迫未嘗誤履其所與人言適及父母輒潛然感泣  
 有時獨坐垂涕問之則曰有念二人平生輕財重義  
 輟去周人急聞有孝子必迎致而敬愛之詳問其親  
 所嗜物而饋之寶曆中州大饑傾家資以爲賑濟囊  
 篋既竭鬻傳寶書畫古器以繼之其病不能興者遣  
 內人夜令荷飯粥家至而食之脫衣衣之初遊學而  
 歸禁足極嚴家遭火災亦寢食于庫內不敢出門以  
 待營策果是時聞鄉有司無意於荒政乃始一出門  
 抵府爲百姓請有司愧謝大發廩天明年疾篤鑿  
 三浦東里來候曰先生名播四方壽超八旬有子有

孫墳墓有託人生如此可以無恨穆翁曰然予未嘗  
 觸邦憲以全事親樂可樂而忘其貧皆親之賜也言  
 終而不復開口問一日而歿年八十二子顧行  
 元誠元敬孫圭善善五其正其遠皆成畫家

政事

土佐民俗葬以茶毗數禁之而不止野中兼山令曰從  
 今後凡有罪者之死當焚其屍而葬其遺骨於是火葬  
 自止

野中兼山名止字良繼其先播磨人父稱主計委贄  
 土佐侯食長岡郡本山六千石兼山少時如江都得  
 中庸章句讀之雖未盡了其義喜非佛說多虛誕之  
 比乃齋歸請谷時中講之於是始知有聖人之道以  
 爲朱子能得其旨因求朱書于四方是時書籍甚匱  
 兼山乃歲遣人于長壽購求船來書或翻刻之以利  
 後學如山壽閣齋亦出其門下兼山天資剛毅英特  
 博覽載籍考古昔及其當國也增食萬石即以所學



施之一國其毀佛宇興庠校變新政利於上下者不  
 兵戎裁藥草或有蜜蜂等種種新政利於上下者不  
 少凶有津呂御寄者海沸如鑊之湯騰騰滾起洶洶  
 盤旋危險不可言自古往來舟船覆沒者甚多昔者  
 僧空海為鑄佛像于巖竅以祈其冥助矣而無山舉  
 大策破碎水中覺巖終令永世無風濤之難又水有  
 不生魚者嘗舟行見之乃令經此者必投石而濟焉  
 越數年果生魚海中至清則無魚故有此術云無山  
 風喪父事母至孝執喪三年一遵文公家禮不用浮  
 屠法而其行政也峻法無貸其友小倉三省每諫曰  
 古之功臣善終而福祿及子孫者皆德量寬大垂仁  
 布惠也若夫嚴刑重罰雖一時為効其積怨畜禍亦  
 未有益全者無山以為善言然終不能改三省沒之  
 後彈劾益多驕奢日長由是怨議紛起遂與諸老職  
 生隙寬文三年貶黜尋病沒年四十九或云賜死盡  
 沒入其家新井白石稱其經濟曰智慮自絕人小倉  
 三省者近江人名克字政義出仕土佐侯食邑千石  
 預聞國政嘗書廳壁以下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則  
 於人必有濟之語此蓋其所自期也其所規畫  
 大有條理士眾敬服承應三年年五十一歿

熊澤了介仕備前侯執政柄國富政治歲饑了介巡視  
 邦內到海裔漁婦舉案齊眉悅曰吾事成矣

熊澤了介名伯繼原野尻氏父一利稱藤兵衛尾張  
 人少壯事如藤左馬介嘉明後辭官寓居京師島原  
 之後從鍋島信濃守勝茂有戰勳云後來備前就翰  
 了介家延寶八年歿年九十二了介和五年生於  
 京師五條幼而岐嶷鞠於外父熊澤守久遂冒其  
 族守久稱半右衛門其父稱平三郎亦尾張人奉仕  
 勝家東照大君死於三形原役守久初事柴田修理亮  
 步卒隊長正則有罪見謫川中島也其臣多逃留者  
 止守久等七人耳守久護衛正則而往正則感嗟憾  
 初不識其人也既而事永戶威公寵焉了介寬永十  
 一年茲社備前芳烈公時年十六京師所司代板倉  
 周防守重宗薦之也十四年天主教賊興于西肥也  
 芳烈公在江都奉師命而還素奇了介以充選兵師  
 未出而賊滅了介念既被君知必去見備前隱于江  
 武之道進貪爵祿丈夫不為也遂去備前隱于江

桐原時年二十，就父一利學武，又講讀四書，是時有中江藤樹先生，隱居高島郡小川村，了介就學焉。治陽明王氏學，既而一利欲求仕，東遊江都，了介時年二十五，居於東近江之鄆，闔室八口，家酷奇窘，裁食糟糠，酒茶無飲，魚肉無食，竭力養母及弟妹，專講習經義，如此九年，許視者愀然，或恐其迄飢餓，勸就仕宦，不肯，其節益堅，無有預獲，芳烈公雅識了介，逸才，屢使入招之，正保二年，了介乃復如初，去備迄此八年，而還，時年二十七，居亡幾，為隊伍士長，食祿三百石，專煉俗心法，無繕書籍，人無知其有文學也。親友五六人知之，就聞聖學之要，悅之，掄揚于國中，人或嫉之，大構讒言，欲以逐了介，芳烈公聞之，召見了介，親為糾問，益知其有希世之才，遂登庸為老職，倚仗親政，賜采邑三千石，了介時年三十二，乃建議於四疆要害之地，分置老職及隊伍士二十人，以備緩急，和氣郡八塔寺村，與備作播境界相接，犬牙交互，最為要地，自請而守之，又建議言古者士皆居私邑，武備莫善乎斯，然而此法今難乎遽復之，臣請且做之，乃於和氣郡中選便宜處，壑辟土地，使士數十人居焉，由是武備脩矣，了介妙諳水利，騎馬看

視，評推其利害，或疏鑿川澤，或掘池沼，或築隄防，各莫不中用，由是水旱之備成矣，又能辨五土，相陰陽，乃教之吏，有才者，用檢視土地，由是貢法各得其所矣，了介當國專柄九年，綱紀大張，教化旁敷，庶績咸熙，其長不滿七尺，容姿姍姍，如美婦人，而神宇英邁，有經世之畧，才匹王佐，訂謨定命，大允人望，了介為人寬而溫，雖家人奴婢，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御家有法，居身清約，泊然無營，閨門整肅，居恒喜客，屬士日來談論文武，相親猶骨肉也，施及采邑之民，愛慕了介，猶父母也，其從公而東也，紀伊大納言賴宣，松平伊豆守信綱，板倉周防守重宗，久世大和守廣之，酒井雅樂頭忠清，板倉內膳正重矩，松平日向守信之，堀田備中守正俊，中川山城守久清，本多下野守忠泰等，諸侯皆虛席而待焉，大猷大君亦素聞其名，將欲引見，而會薨，遂應三年，備前大水，明年饑，黎庶幾死者九萬人，芳烈公大憂之，與老臣謀，了介進言曰：「謀議曠日，恐餓莩載路也，芳烈公悟，輒命有司興發救之，了介恐其有不洽也，親巡視國中，撫恤甚至，黎庶以得蘇，明曆二年，狩于和氣郡木谷，壑崖傷手足，於是了介乃有飛遜之志，自陳不堪軍役，固請